

○ 刘醒龙

六月中旬，我去四川巴中参加《文艺报》举办的作家驻村活动时，被当地盛唐时期所开凿的石窟造像所吸引，十七日看了南龛石窟，觉得意犹未尽，十八日又看了北龛石窟。巴中位于从秦汉至明清都十分重要的米仓道的南起点。唐宋时期更是其全盛阶段，南来北往的官吏商贾、文人墨客络绎不绝，不时就会遇上有心人在此地开窟造像，装彩题词。留在一排排崖壁上的精美石刻艺术珍品，在古人那里，是心性人文的朴实写照。

那天中午，刚刚看过北龛石窟，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看看上面显示的所在地是上海，犹豫一会儿，还是碰了一下接听键。耳机里马上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问我是不是刘醒龙。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对方马上说：“我姓陈，叫陈琴秋，是周介人的爱人！”这轻轻的一句话，让我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对方继续说：“谢谢你，还记得介人！”听到这话，我才找到自己最想说的话。我说：“陈老师，这辈子我怎么能忘记周老师呢，没有周老师的知遇之恩，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陈老师在电话那边说：“那一年，你去医院看介人，我就在旁边，听你们说话，但没有打扰你们。都二十六年了！”这里所说的二十六年，是指周介人老师离世的时间。陈琴秋老师提到我还记得周介人，指的就是这本《文学年谱》（指《刘醒龙文学年谱》，以下简称《文学年谱》）对周介人老师简约的描述。

去年的这个时候，楚天书局的戴劲松先生与几个朋友一起商量策划，确认要出版这本《文学年谱》后，我凭着记忆，找出几样必须收录在书的图片与信件，其中就有周介人老师写给我的贺年卡。虽然有如此深刻的记忆，从编辑到出版，甚至是筹备这次研讨会时，我都曾犹豫，像我们这种人出一本《文学年谱》，真的有什么意义吗？

六月二十日我从巴中回来，二十一日就给周介人老师的爱人陈琴秋老师寄去一本《文学年谱》，并在扉页上写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几句话。二十二号就收到陈琴秋老师的短信，她说：“小刘你好！收到了你珍贵的礼物！谢谢！周介人知道你对他的感情

长安，是这条航线的决策之源，是丝绸、黄金与帝国雄心的起点。那些从合浦上岸的罗马玻璃器皿、琥珀玛瑙等珍宝，最终又沿着漕运，悄然流入长安的宫廷市井。

大唐：剪发祭波，帝国使臣驶向深蓝

时光流转至中唐。贞元元年（785年），大明宫的灯火里，唐德宗正为吐蕃之患忧心。一名叫杨良瑶的宦官受命为“聘国使”，领着一道“西结大食、以制吐蕃”的密诏，悄然离开长安。他没有走向熟悉的、驼铃声的西行之路，而是转过身，策马奔向了烟雨蒙蒙的南方。他南下广州，面对浩瀚南海，

仓颉庙古柏群，与黄帝陵、曲阜孔庙古柏并称华夏三大古柏群落，身负千年盛名，有着一番卓尔不群的风骨。世间草木多贪恋四时风物，春日争芳，秋来零落，唯有庙中古柏，摒弃浮华喧嚣，固守一身苍翠。自先民亲手植下第一棵幼苗，历经秦汉烽烟、唐宋风月、明清晨昏，王朝更迭几番起落，人间世事几番聚散，所有沧海桑田，都深深镌刻在粗糙厚重的树皮之上，化作纵横交错、深浅错落的沟壑纹理。早在东汉碑刻记载之中，这片柏林便已是郁郁苍苍，足以想见，一抹青绿扎根于此，陪伴庙宇香火，跨越了悠悠五千余年漫长时光。

整座庙院之中，仓颉手植柏当之无愧为群柏之首，是整片古柏林的精神魂魄，更是华夏文明鲜活的图腾。这棵始祖亲手栽种的古树，饱经五千余年岁月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树干雄浑粗壮，数名成年人携手方能合围，挺拔



深厚，感到无比欣慰！我知道当时为了你的作品也费了不少口舌，但他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二十六年了你还记着介人……”当我回复“怎么忘得了呢”的那一刻，忽然想通透了，与其追问《文学年谱》的价值何在，不如说一说写作者活着和如何活着的边界在哪里。

这让我想起在巴中北龛和南龛两处石窟见过的那些造像，其中有圣洁的佛祖，有慈悲的菩萨，有诚惶诚恐的弟子，有卑微善良的俗众，有穿着草鞋的护法天王，更有世所罕见、两佛共一身的双头瑞佛。我甚至还想起，遥远的敦煌石窟里，那尊被王道土按自己模样重新塑造过的造像。盛唐按盛唐的眼光来造像，清末的王道士只能欣赏晚清朝末年的气质。无论怎样说来说去，实际上都是按自己的要求塑造出自己心里想要的某种形象。如果一个人的《文学年谱》中，没有颂词和敬语，平平淡淡地将自己种下去的萝卜白菜，一棵棵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有天花板、下有地平线，这种真相是不是有点难得一见呢？

由此，我要特别感谢李遇春教授、《文学年谱》的作者刘早副教授，以及几位真心朋友，是他们力主收入一些



丝路长安：琵琶叩海（3）

○ 墨耘

举行了“剪发祭波”的仪式——一络黑发落入滔滔海浪，带着关中汉子对未知远方的敬畏，抛却身后安稳故土岁月的留恋，怀揣通好异域的特殊使命，他踏上波涛汹涌的漫漫航程。他的船队驶向深蓝，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终抵达黑衣大食（古阿拉伯帝

枝干直冲云天，繁茂枝叶层层舒展，如一柄撑开的巨伞，荫蔽一方庭院。古树盘根错节，虬结深埋黄土之下，牢牢攥住脚下厚重的故土，任凭狂风暴雨侵袭，始终稳如磐石，不曾有分毫动摇。皲裂沧桑的树皮层层叠叠，宛如时光精心缝制的古朴锦缎，每一道纹路缝隙里，都封存着上古岁月的旧事，暗藏着汉字诞生的文明密码。

除却声名赫赫的手植古柏，庙内其余古柏亦是姿态各异、风姿独绝，一树一风骨、一树一岁月。柏枝天生盘旋弯折，身形看似屈曲，却始终向着苍穹奋力生长，纵使饱受风雨摧折、岁月重压，依旧坚韧不屈，恰似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昂扬向上的民族气节。柏抱槐两木相依相生，苍劲古柏环抱着温婉老槐，枝干缠绕相拥，枝叶交错相

批评性文本的文字记载。因为有了这些文字，对文学真相的还原，才显出年谱的科学性与学术性。自己重新阅读诸如此类的文字时，心里也出现一种豁然开朗、活出通透的感觉。还有在研讨会现场，发出建设性提问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敏锐地发现中篇小说《凤凰琴》与《分享艰难》，在文学研究言说中的两极现象，令人思绪万千、荡气回肠。

当然，《文学年谱》对其谱主来说，其科学性和学术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有相当多的研究文字，将一九九二年发表的《凤凰琴》等强行拉进一九九六年才出现的某个文学话题，需要通过准确真实的文学创作纪年来进行证伪。同样，对某些凭着道听途说，认为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完稿、一九九二年五月号《青年文学》刊发的《凤凰琴》，是受到一九九二年四月下旬的某个文学研讨会的启发才去创作的说法，年谱也是可以去其谬误的。

说到这里，我要格外感谢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庆生老校长、黄永林副校长等校领导，这些年对我个人在文学上的鼎力支持。也要感谢李遇春等年轻一代的学者，在学术上持之以恒的帮助。从今届起，又有杨晓帆、王仁宝和窦金龙等更年轻的教授们不离不弃地鼓动，令人感怀不已。

我要感谢所有远道而来的新老朋友，感谢省市各位领导与同行长期以来信任与爱护。

我还要特别感谢于可训老师，特意推迟出国行程，专门参加今天的研讨会，将四十年光华继续洒在一个傻傻地只会写小说的写作者身上。

因此，我提一个比较有趣的建议，可以将这本《文学年谱》从最后一页开始，倒过来阅读。如此读来，可能会发现就像周介人老师的夫人陈琴秋女士所说的不可能再见面的“小刘”，这样的“文学小刘”或许更加意味深长。

最后，让我以最平常却是最真实的话语，对所有支持《文学年谱》的各位说几声：谢谢！谢谢！谢谢！

（此文系《刘醒龙文学年谱》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篡学术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



仓颉庙的古柏

○ 诗 村

融，千年相守不离不弃，于草木之间演绎出温情绵长的相伴佳话。龙爪柏、丹凤柏、二龙戏珠柏各有神韵，虬枝蜿蜒似游龙腾空，苍叶舒展如瑞凤展翅，未经人工雕琢修饰，皆是时光自然打磨出的灵秀气韵，千姿百态，意趣盎然。

四时流转，古柏在四季光景里，演绎着沉稳内敛的生命之美。春日百花次第盛放，遍野姹紫嫣红，仓颉庙的古柏却不与繁花争艳，静静伫立院落。老叶深沉墨绿，新叶鲜嫩青翠，新旧枝叶交织相融，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生机。春风穿林而过，柏叶簌簌轻响，声响浑厚悠远，仿若跨越千年的低声絮语，娓娓

诉说文字诞生的传奇故事，浅吟华夏文脉源远流长的厚重底蕴。

缓步穿行幽深柏林，抬手轻抚凹凸粗糙的树皮，指尖便能触碰五千年时光沉淀下来的温度。纵横交错的纹路，是风雨岁月留下的斑驳印记，是时光沉淀下来的生命肌理，更是华夏文明一步步积淀、一步步壮大的漫长轨迹。回望上古往事，仓颉造字惊天动地，从此文明有了载体，历史得以记载，智慧得以传承。这片千年古柏，便是最忠实的见证者，亲眼看着汉字从简单雏形逐步完善，从庙宇深处走向市井民间，从华夏故土传遍九州大地，守护着中华文明一脉相承。

古柏默然无言，却容纳千言万语，承载万千底蕴。一树青绿，藏着上古先

2026年7月10日 星期五 主编：赵命可
责编：秋川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 / 数字报 www.whysw.org

A05

文化艺术报

故乡的小路

○ 祝晓英

在陕西乾县和扶风的交界处，一个谷底的位置，有一座小村庄，从它的东边上坡就是扶风地界，从它的西边上坡就是乾县地界。

四十二年前，父亲将母亲和我从县城医院接回了家，这个以后我生长的地方。在我奶奶的眼里，我这个孙女长得白白胖胖的，与产后伤了元气蜡黄干瘦的母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奶奶抱着我猛亲了几口，说我像个玉琢的娃娃，黑黑的眼睛会说话，她也批评我不知道心疼我母亲，在娘胎里汲取母亲所有的养分，让我以后要有良心，记得好好孝顺我母亲。

爷爷给我五个姑姑找婆家的条件是“一碗饭”的距离。怎么说呢？判断标准就是从婆家端一碗热饭回娘家来，在饭碗不扣盖的情况下，进娘家进门时饭还是热乎的。那时候，我们这群孩子们被留在爷爷身边看护着，每次出门时总会是浩浩荡荡一队人。周末，我们会看到姑父们推着自行车，从坡上的小路下来，他们一手提着装着一个大瓷盆羊肉泡的布袋子，另一只手扶着自行车的把手。我们这群等待着的孩子们，每个人手捧着一个碗，排着队等候着，待分到馍后，再边掰边悄悄地将半生的馍塞到嘴里“吧唧”着。掰好的馍是需要被检查的。爷爷说地道的老陕一定会吃羊肉泡。他要求掰成功的馍要小到黄豆粒那么大，所以我们总是不过关。好不容易过关后，才可以排队去他跟前分肉片。我母亲负责将兑水后回锅的羊肉汤烧开，再一碗一碗地给我们这群孩子们冒着馍。浇完汤汁的碗会很烫手，哥哥们需要衬上湿抹布，才刚好能端到提前准备好的小凳子上，而我们几个小孩子，也总会为争抢一把更稳的小凳子而“战斗”。总之，我们的每顿饭好像都在鸡飞狗跳里完成的。

那时候，我的大伯还在咸阳市任职。若他捎话说，过几天要回家

来，那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就会早早起来等待着。孩子们会跑去坡头的路上翘首眺望着，当远远地看到路上有一辆奔驰的小车向村子里开来，我们会撒着丫子跑下坡来，嘴里喊着“回来了，回来了”，我爷爷站在大门口，眼里总是满满的喜悦。孩子们也很高兴啊，因为伯伯会带回来很多美味的东西，也会给我带回漂亮的衣服。我吃着糖果坐在伯伯的身旁，告状说三姑要把我嫁给双喜家去换一头牛。伯伯听到后“扑哧”笑出声来，假装严肃地告诉我，他会建议爷

爷把我嫁得再远一些，他指着路边的那户人家，说还是去那家换甘蔗比较划算。我又哭着跑开了——大人们真是太“坏”了。伯伯站在我身后，当时肯定笑得直不起腰来。就因为他们这些玩笑话，村边的好多条路，当时在脑海里也变得不美了。

几年后，我们全家搬到了县城里。故乡的小路每年都会有巨大的变化，从以前的窄路，变成现在宽阔的路；从以前的土路，到现在的柏油路；道两边的梧桐树也换成了几排紫薇树，道路一侧隔很多米的阴凉处摆上了几个垃圾桶。

后来，我也有孩子。每年带着他回故乡过年时，我总想把记忆里的故事说给他听。我告诉儿子，就在小路的这个位置，我端着一碗玉米粒，站在这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向拉着一口大锅的甑糕车，卖甑糕的叔叔会接过我的碗，熟练地将玉米粒倒在秤盘上，提起秤后，再移动秤砣，待平衡后，将玉米粒倒入车上的麻袋中，再掀开盖在甑糕锅上的厚棉盖，黏黏糯糯的甑糕就会露出来……我的脚踩在装甑糕的车子的轱辘上，努力地伸长脖子，控制着不让哈喇子流出来，再软软甜甜地说：“请给我多一点甑糕，能不能再多加一些锅边上的红枣。”

多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条故乡的小路，永远留在心灵深处。

民超凡的生存智慧，凝着人文始祖开创新文明的赤诚初心，守着华夏儿女割舍不断文化根脉。千百年间，无数文人雅士、四方百姓慕名前来，于柏下驻足凝神，祭拜文祖，感悟文脉真谛。世人仰望苍劲古木，品读古老文字，在松柏风骨中领悟坚守初心，在千年沉淀中懂得文化传承。古柏生生不息的绿意，正如汉字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内涵，历经千年世事淬炼，愈发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如今，仓颉庙的千年古柏，早已不再只是一方风景名胜，而是弥足珍贵的绿色国宝，是屹立于世的活体文物。那株五千年手植古柏的种子，曾奔赴浩瀚苍穹完成太空育种，让扎根黄土的古老文脉，飞向辽阔星海，在崭新时代续写新生。千年古木邂逅现代文明，古老文脉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草木的旷世传奇，亦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幸运。